

第一回 碧玉楼周子言摆酒 青莲阁何少鹤开灯

俺这里上海，商界上有一个名声溥溥的商人，姓周，表字儿叫什么子言。但不知道可是夫子的“子”，言语的“言”。这样儿的两个字吗，就不过声音总算相近了，字面却不讲究哩！据说是宁波人，然而瞧他的行为吐属，却没有一点儿宁波人的调调儿，说起话来，好一口上海官话。怎样叫做上海官话呢？其实叫做书的也形容不来，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。

吾这部《商界现形记》，编的却是上海官话。因此，这周子言的状态，倒是活跳的，在吾这部书里头，很有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光景。周子言，排行第三，一般要好朋友，叫他三兄、三弟；也有顶知己的，直叫他老三、阿三哩；一般婊子、姐儿们，都称他三少、三少的；伺候他的小么儿们，就尊做他三爷、三爷哩。这周三即是个名声儿溥溥的商人，他做的是那一门子的商业呀？这倒指点不来，只为他的行业忒多了。综而言之，只消有钱赚，他就做，那怕上万银子的大宗儿，他也挤得上去，拿得出来。他也没有什么招牌、字号。烟间、堂子，这两种去处，就是他办事的所在。如今烟间是没有了，他便另外创出一个局面来，就在新马路荣华里，租了一所双开间，一侧厢的石库门房屋。记得这所房屋，是荣华里第二街，第七个石库门，门牌里“行”字第七百九十五号。赁了好些的红木器具，外国家伙，那个场面，非凡之开阔，楼上楼下，装了二三十盏纱罩自来火。头里，原想打起个

公馆牌子，继而一想，里面没得家眷，不配叫做公馆，(公馆

，乃寓公之行馆也。岂有配而不配者乎？于斯足徵，上海公馆之门类，所包者广，所容者滥，更有妓女之别派，卖淫之新样者，亦有以公馆代艳帜，呜呼公馆！)若是不要保险呢，倒也罢了，胡乱做一块周公馆的牌子，挂起来，人家瞧了岂不体面得多哩！但是，即想狠狠地保他一万八千银子的险，招了保险行家的疑心，那时节烧掉了，吃他们多一句话就乏味了，倒不如做一块公司牌子，挂起来也很体面。想来想去，想不出算做甚么样的公司，才配呢？整整地想了三日三夜，没有想的妥当。忽然间吃他想出一个人来了，道：“找王文林王老八，同他商量去，他很有点儿才情，一定想得出一个绝好的名字来。”于是坐了橡皮轮，三环挡的包车，吩咐车夫江北阿三，飞也似的拖到爱儿近路长春里，王文林家里。

恰好那王文林没有出去，正在房里，抽鸦片烟过瘾。他俩原是一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，所以周子言周三，一跑直跑上楼去，一迭连声的喊着：“王老八，王老八。”正想冲进房去，只听一缕娇滴滴的声音，急急道：“慢点儿呀，慢点儿呀！”那周三只得站住了，笑说道：“大白天里，做什么仔细，麝香和鸽子的悔气。”(活画和调朋友。)接着，只听得马桶盖响。(奇文怎地想出来！)过了十秒钟，又听得老枪的声音，(沪谚：抽鸦片烟有大瘾者，谓之老枪。烟瘾即深，声浪亦变，并非作者故意形容，端的有此现状。)道：“老三吗？进来吧。”

周三便嬉皮涎脸的一脚跨进房去。只见那王文林王老八的姘妇，叫什么黑牡丹，(绰号)莘庄(地名)老大的，弯着腰，凑着

面汤台上洗手，回顾头来，对那周三微微一笑。（神来之笔，幻化之文。）周三也堆着一脸子的笑道：“我认识你们一对儿，干怎样的精致勾当嘎，这点点儿的正经，就是我跳了进来也不要紧呀！我又没有转弯的眼珠。”王八道：“别这么假不颠的，他同你却客客气气，规规矩矩，你终是这么着的一种调调儿，算那么的一出嘎？”那黑牡丹接过来道：“你别这么着轻狂，我又不和你玩。今儿给你一个信息儿，你还是这么的调调儿，我少不得要不耐烦哩！老大的巴掌，你可吃得住？”说着又格格地笑个不住。（活画荡妇神情）那周三，脖子一缩，舌尖儿一伸，做出怪样的神情来，却没言语，只好怪笑，便向烟榻上躺去。王八道：“别胡闹了，你老早的跑来，做什么呢？”周三道：“这时际已三点钟敲过了，还说老早吗？你的鸦片烟，端的抽得忒糊涂了，我不是一样要抽一两开外的膏子，瘾也不小了。然而抽烟的时际抽烟，做事体的时际尽做事体，不作兴因为抽鸦片烟，耽误了正经事体，就是早上，也不作兴尽躺着。吃中饭的时际，终归起身了的。”

这个当儿，那黑牡丹洗手已罢，拿了一支帽子牌香烟，装着那个金镶蜜蜡，香烟咬子里头，凑到烟灯上吃着了，送到周三的嘴里。周三对着黑牡丹瞟了一瞟，也不动手来接，就把嘴接来，衔着那香烟吸哩。黑牡丹就趁势坐下。王八视为寻常，不去理他两个，也不计较他两个忒煞亲热似的。（王八王八，名不虚传。虽然还轮他不到做王八，何也？盖姘妇也，非正妻也。）听说三点钟已敲过了，忙拿表来一看道：“果然三点一刻了。孙实夫、孙老九，约着我三点半钟，在海南春呢！”说着，对黑牡丹道：“你真真靠不住，昨晚上我怎样交代你，我今儿有要紧事体，三点钟就要出

去的，极迟一点钟叫我起来呢，你仍是不叫的，误事误事。”黑牡丹直跳起来道：“噢，噢噢……，你自己尽挺着尸，叫了你两三次，倒惹你动起肝火来了，这时际又怨着我不叫你，你到底要怎样呢？你说不欢喜和我做一块儿，你尽说就是了，何苦来做这么的乔张致呢？你是很漂亮的王孙公子嘎，我原是乡里人，不配你，……。”说着眼圈儿一红，哭起亲爷娘来。（妙文妙文，情景宛然，一个泼浪妇人，在纸上儿，直跳出来。）周三忙解劝道：“别闹、别闹。八哥端的说的不在行，（说话也有在行不在行的，奇文、奇文。）好妹妹，别哭、别哭。”说着，又忙向袖儿内探出喷香触鼻的洋丝巾来，替黑牡丹揩抹眼泪。谁见来有眼泪呀？（得神）王八噙着嘴，一声儿不言语，瞧他的神气，很在那里懊悔失言似的。周三又出主意道：“八哥，你招惹的好妹妹生气了。既然有正经事体，去吧去吧。”王八一想，横里番菜馆，陪也可以过瘾的。更穿了马褂，对周三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失陪了。”（谁要你陪，是有他陪呢？）周三又同王八咬了一句耳朵，王八点点头去了。

周三瞧王八已去，便笑着道：“你如今心上到底怎样？”黑牡丹道：“问你呀？”（只三字，所包殊广。）周三道：“我吗，单单不能毅，拿肚子破开，把这心儿、肺儿一古脑儿抠出来，给你好妹妹瞧呢！我同你好妹妹说几句心底里的闲话罢。”黑牡丹在玻璃橱内，取出一只紫铜盒来，笑微微地道：“你心底里到底怎样？端的谁见来嘎！心头、口头合得上合不上，也只有你一个儿知道。你瞧着我待你的情份儿，差也不差？这一盒膏子，我亲自坐了东洋车，到虹口广东街天昌祥去挑的头号公烟，这是装现成的盒儿，

十块洋钱一盒，不过三两膏子呢！如今的鸦片烟，端的忒贵了。你去想罢，我手里又没多的钱，好容易凑成了十块洋钱，瞒了那讨厌的王八，（其实讨厌，曾几何时？便是讨厌的周三哩。）去挑这膏子来请你。”那周三听了黑牡丹的这般言语，不知要哪么着才过得去，（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。）着实感激一番。于是对躺着，手里烧烟，嘴里却娓娓的说道：“不瞒你好妹妹说，我周三今年二十五岁了，相与过的姊姊妹妹们，也差不多十来个了，哪一个是真心真意的疼我哇？无非是贪图我几个钱罢哩！想罢，她们既然是贪图我的钱，因此假意儿同我要好，不是说句粗话，一块儿睡着，没口子的肉麻，心肝宝贝，乱喊乱嚷，猜她们的心上，何当是肉麻着我这个人嘎，就不过肉麻着我的钱哇！她乱喊乱嚷了一大堆的肉麻，我就去了一大堆钱。想穿了，还有什么情儿趣吗？（的是见道之言，其言虽鄙，其理实深，一般少年，猛省猛省。）只有你好姐姐却不同了，想当日，好姐姐，从莘庄到上海来，耽搁在鹿鸣旅馆……”听着王八的海外奇谈，乱说着，他老子是做过抚台的，伯伯、叔叔、哥儿、弟儿，都是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。家里怎样的富贵，那么的势派，自己也是举人，捐着知州，加了盐运使衔，蓝顶花翎，道台衙门，犹如自己家里的一般，随便跑出跑进，那怕苏州去三大宪衙门，也三不两时的跑来跑去。谁不知道，我们上海姓王的原是大乡绅，然而也没曾做过抚台。好姐姐哪里知道其中的细微曲折嘎。打听打听这儿果然有姓王的大乡绅，自然信以为真了，这样的阔老不相与，还想相与谁呢？不过好姊姊没想到这一层，他既然是本地乡绅，为什么要住在旅馆里呢？”黑牡丹道：“头里不知怎样，竟糊涂到这种地步，光景

是少欺了他，这几个月的孽债嘎，索性同你说了罢。那一天和你有了话儿之后，我虽然同那讨厌的王八，没有离开，还是一答儿过日子，其实底里，不要说白天里了，就是睡了，竟然请他看一件好东西哩！”周三道：“甚么好东西呀？可肯也给我看一看。”

黑牡丹笑道：“不肯不肯，你要看这好东西，还须好好的修上一千年，敲穿了五千四十八个木鱼，只怕未必有得看呢！”周三拧了黑牡丹一把道：“我直是这样的薄福。老实说，你好姊姊的好东西，也赏鉴过了，端的人间少有，天上无双，色香味三者足备。”说着这里，黑牡丹捧着脸道：“你真的不要脸的，说出这话来哩，你若是要看我的好东西也容易，只是看了别悔嘎！”周三道：“不悔不悔。”黑牡丹便笑着，翻转身去道：“看罢，请你一夜到天明看我的头发团，你说趣味儿浓吗？情致儿趣吗？”（此确是妇人的顶门拳，大凡男子最怕是这一来。）周三哈哈地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个好东西！那是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好姐姐，若是要给这个好东西我看看时，我宁可死了，倒还爽快得好多着呢！”黑牡丹翻过身来笑道：“你要看呀，就给你看哩，你说不悔的呀，怎地急到这等地位，直说情愿死的呢？”周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……嘎！如今我的心都碎了，你待我的好处，比爷娘还要加上一百倍。（奇语：浪荡儿都有此设想，大凡男子，对待妻妾之心，对待父母，可谓孝子矣！况情妇哉！）不要说别的，就是我那老婆，我也试穿了，也不是真心的爱我；其实也不过爱我的钱吧！你真真的爱我的人哩，可想好姐姐的心坎儿上只有我了，所以不理八哥哩。虽是一枕儿睡着，老实不理他了，拿背去对待他哩！至于说到看这头发团，

端的死得人的何以了。方才说我的老婆也不是真心爱我呢，但不过也是爱我的钱罢哩。你可知道，我那老婆问我要钱了，他便什么都肯，乔张乔致，活笑煞人。（有趣。）譬如她要多少钱，立刻拿出多少钱来给她，她便比着婊子还浪。（算这周三的老婆晦气。）若是没给她时，端整看头发团吧。而且我那老婆不光是这一门儿哩，还有个浇头哩。”黑牡丹诧异道：“什么说？还有怎样的浇头呢？”周三道：“这个浇头益发的使人死不得，活不得哩！真真使人闷死、气死，然而又觉得好笑。既是预备着请我看头发团了，一定是衫儿裤儿穿得齐齐整整，有棱有角；最狠的是那根裤带儿，至少结了五七个死结。”（发松。）黑牡丹听了，笑道：“我认识怎么样的浇头哩，原来这个，却是一定的道理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知怎地他俩没声息了，好一顿工夫，不知怎地，那妆台上，瓶儿内，插着的一枝什么花儿，无端的花瓣儿散了一台。（奇文，妙想，有小说以来未有此种笔墨，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，无此笔墨，即《聊斋志异》也无此种好笔墨。《伏狐》等篇，我嫌言淫秽矣！）于是又听得他俩说话了，而且他俩说起话来，又变了个声浪，仿佛很没气力似的。（妙极妙极，叹为观止。）那黑牡丹道：“我决计同那讨厌的王八要离开了，就在这三天之内了。我已看准了三星里的房屋了，你快去租了。”周三道：“我也顾不得朋友的面子了，（交友者听着。）马上去付定洋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又抽了一阵鸦片烟，其实已是张灯时分了。周三便道：“明儿我三星里去了，再来给你信吧。”黑牡丹道：“多早晚可以来呢？”周三想了一想道：“光景三点钟，可以来了。”黑牡丹道：“索性五点钟，小花园吃茶吧。”周三连连答应道：“很好很好，我正想小花园去喝茶，

苦的没一点儿暇。明儿那么有得小花园去喝茶哩，还须瞧瞧那个书画会呢，不知道可有名家的书画在里头吗？”黑牡丹又仔细叮咛了一阵，始放周三出去。吾且慢说。

且说那周三，出了长春里，坐上包车，江北阿三问到哪里去。周三道：“群玉坊，群玉坊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”江北阿三答应一声，如飞而去。须臾已到，宝善街群玉坊口，周三便跳下车来，一溜烟，溜进第五家碧玉楼谢秋云房里，一迭连声地叫道：“拿请客票来，拿请客票来！喊个双台下去，扒翅扒翅，快点快点。”（风头出足，谨防节上。）房间里的阿金姐，连忙堆上笑来道：“周三少，咦！要照应先生哉。”赶忙着端上笔墨砚台，请客票、局票等项。周三便提起笔来，横七竖八的乱画了一阵。墨汁淋漓，染了阿金姐一手。阿金姐道：“水弄得多哉，倪手浪才是勒浪哉。”周三笑道：“越多越来呀！”阿金姐瞟了周三一眼，笑了一笑，自去交给相帮的，按着开载的住址，一张一张的请去。阿金姐又忙着替周三烧鸦片烟，周三便对面躺下，四面一瞧，说道：“秋云呢？”阿金姐道：“堂唱去哉，就要来格。”于是抽烟胡闹了一阵，那相帮回报道：“海南春请客，说晓得哉！青莲阁请客，说就来。其余通通勿来浪。”周三点点头道：“什么说，其余通通没有请到呢？那么不得了，连我自己只有四个人，哪里可以吃双台呢？”（有点滑气露出来了）阿金姐道：“喊野喊子下去哉，前趟朱七少，独个子吃双台得来，四个人那哼说吃勿来双台呢！并且作兴还有朋友来呢。”周三道：“那朱七是天字第一号的瘟生呀！说他做甚？我是有老规矩的，八个人吃一台，九个人吃双台。别人家九个、十

个挤着一个台面上，脸都不要的，我却做不来。这几个人要我吃双台，这么的瘟，我也不肯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停儿朋友到齐了，再说吧！”（含糊得妙，实已看透周三居心。）

接着，王八到来，道：“孙直夫说，同你没有叙过，他所以不肯来应酬。”周三听到这一句，从烟榻上直跳起来道：“不肯来吗？阿金姐，快快下去退了，今儿不请客了，一台也不要了。”（如见其肺肝然。）阿金姐冲口而出道：“格末三少哉！……”。底下还没说出甚样话来，王八忙抢过来道：“别慌别慌，还有话呢！如今直夫，翻到小琅环眉影楼那里去了，你先去应酬了他的台面，他便翻过来，应酬你这儿的台面，你若安心要同他拉拢，这倒不好应酬，他们老官脾气，须要别人先走上去才是道理。他那里双双台哩，台面上邀几位过来，只怕一台还不够呢？”阿金姐忙接说道：“本底子，倪搭双台来浪呀！”（阿金姐看看猫头吧，还是让他少吃一台的好，担子儿轻些呢。）王八道：“这么着好极了，去吧。”周三也自高兴，吩咐阿金姐道：“倘使陈少鹤陈大少来时，叫他不要走，我就来的。”说罢，同王八一路去了。

须臾陈大到来，阿金姐一看道：“咦！原来是耐该位陈大少，我认识陆搭个陈大少来、……阿咦！……耐戴格啥人格孝呀？”陈大道：“你瞧呢？头发留得这么两三寸长，终是老太爷故世哩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嘎！老太爷死脱哉，恭喜耐陈大少爷，贺喜陈大少爷。”（奇谈奇谈）陈大笑道：“你到说得诧异的狠，人家死脱了爷娘，哪里有什么恭喜哩，贺喜哩！如今老太爷故世了，我却苦哩！当铺里头、公司里头，事情儿乱糟糟的，一天到晚没一点儿空暇，都要自己去经管，经管真真麻烦死人了，连这抽大烟都没工夫。”

阿金姐道：“倪秋云先生人品也好，曲子也好，应酬工夫也是一等，身体么要算顶干净哉！该一节已经半节把哉，还勿曾留过一户客人来，耐陈大少自家去想吧，阿是比公子公馆里格奶奶还要干净点啖。请耐陈大少爷照应照应，故歇来浪，出堂唱就要居快哉，耐陈大少爷，一定中意格。”说着，伏在窗盘上，喊道：“阿德保，去催一声先生，说屋里有台面来浪。该号堂唱出俚做啥，直是坐来浪，勿来故哉。”陈大道：“出谁的堂唱？瞧光景，客人不很灵吗！”阿金姐道：“勿要说起，耐野同过台面路，格格歪头阿魏，搭了阿四宝，有子牵丝末，缠勿清爽哉。格格阿魏，刮痧铜钱，野摸勿出一个来浪，搭俚捎啥嘎。”陈大道：“嘎，原来是他旧年年底边吃别人告了一状，新衙门里吃过官司的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原是呀，嘎！好。听说格格歪头阿魏，旧年浪衙门里吃官司，直是实梗……拍尺，……拍尺！……耐阿晓得，阿有介事嘎。”陈大道：“那说没有哇！不但是一荡，直两荡呢！头里是百响，第二荡是双百寿哩。”阿金姐摇头道：“阿四宝真真昏杀来浪哉？该号人搭俚捎啥嘎，真真坏名气格。”说着装了一口鸦片烟，送到陈大的嘴边，陈大便抽了。

阿金姐又道：“耐故歇做青莲阁来浪，阿对景。”陈大蓦然道：“没有做青莲阁呀！”阿金姐道：“格末刚刚，格请客票浪，写来浪格，广福里青莲阁，耐咦要瞒倪啥嘎。”陈大笑道：“你弄错了，这青莲阁是我们抽大烟的总会呀！如今，烟馆都禁绝，我们生意场中做买卖，向来是烟馆里做总会的，如今只好借了一所房屋做个小总会，抽烟摸牌，叙叙朋友，人家大抵是公司的，我那里是

我独分的，不知己的朋友，也不许进来，所以很清静。这青莲阁，是我那总会的多子呀，我向来在四马路、青莲阁开灯过瘾的，因此也不高兴另外取个名字了，就拿这三个字写来贴了。譬如请客叫局，就有弄处了。那里倒很舒服，你明儿来瞧瞧，收拾得还好吗。”阿金姐道：“来浪广福里呀，阿是李传红住格，格格地方。”陈大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就是李传红的底子哇。”阿金姐道：“就是归搭格是倪熟得热格倪要来格。”这当儿，谢秋云堂唱回来。第一回毕。

第二回 巨商阔少一诺千金 冶业娼条深情蜜意

却说陈少鹤陈大在群玉坊碧玉楼家，同房间里的骚大姐阿金姐刚谈得兴头，恰好碧玉楼谢秋云出堂唱回来。陈大连忙瞧看时，却是长长的身材，胖胖的脸儿，打量她年事，大约有二十左右。阿金姐道：“该位就是倪搭耐常常说起格陈大少。”秋云也莫明其故，但顺着阿金姐的口气闹热了一阵（绝倒）道：“阿是陈大少搭倪吃双台嘎。”阿金姐哈哈笑道：“倪格先生未该节刚刚出来，一点点关子才勿懂得来，陈大少未明早搭倪吃双双台，今早未周三少格台面停歇歇，陈大少未叫耐格本堂局，只怕陈大少高兴起来，就此连两场和，也勿晓得个耐做子陈大少未要破例哉！倪看得煞耐来浪。”说着又对陈大道：“大凡客人同先生笃落个相好，定规注定来浪格，前世里就有缘份来海格，耐试倪一句诘来浪俚做子

半节把格生意，倒说五、六十户客人，一个也转俚勿动个念头，阿要笑话嘎，俚竟勿是来浪吃该碗饭哉，竟是收子清节堂哉！”（阿金姐伶牙利齿，狐媚感人。陈少鹤安不坠入玄中？阿金姐虽是灵利，然作事蛮干，后来吃亏，都是自己弄错，哑巴吃苦瓜，没处申说，亦极可怜。）这当儿的陈少鹤陈大已心花怒放，喜气洋洋，涎着脸道：“我双双台都肯吃，就是四双台、八双台、八八双台也肯吃，只怕先生不要。”秋云忽地直滚到陈大怀里道：“阿是耐说格，倪勿要耐吃格。”（活画出一个滥污婊子来）阿金姐笑道：“陈大少耐阿，相信来停歇歇，格格本堂局，阿好意思说勿叫来。”陈大没口子的答应道：“叫，叫叫，叫，叫叫叫，一定叫。”秋云道：“格末酒呢？”陈大又道：“吃，吃吃，吃，吃吃吃，一定吃。不过酒是喝的，吃了酒，那是不过去的。”秋云道：“舍格勿过去，你勿懂格，耐倒说说看。”陈大道：“酒字底下也没第二个字呢。”阿金姐道：“放心放心，包来我身浪未哉！”陈大笑道：“先生不肯吗？横竖有你打底呀！”秋云羞着陈大的脸道：“勿要耐格面孔极得来，耐勿要勿放心，耐明早搭你吃酒，阿要今夜头就住来里，难终放心哉！格格八八双台，弗怕耐少一台嘎。”阿金姐拍手大笑道：“那哼那哼，我原说缘份注定来浪格，阿有舍强格，先留，耐阿大少住夜哉！难是无啥说头哉。让我算，八八双台是几化台面嘎？八八六十四，再加一倍，两个六十四，是二六一十二，二四得八，一百二十八台酒，五百十二块洋钱下脚，一千二百八十块洋钱菜钱，共总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块洋钱，勿多，二千洋钱也勿满！”陈大道：“连住夜，二千洋钱，二百零八块下脚，也可以了。”

秋云道：“拿得来二千洋钱？”陈大道：“嘎，我倒定规要做做慧徒哩！”说着，在小皮包里找出两张一千元汇丰银行钞票来，向烟盘里一放道：“拿去。”秋云一看当真的做出来，心上又是欢喜，又是发愣。

这个当儿，只听得底下相帮的喊一声：“阿金姐，三少来！”阿金姐一听周三来了，便拿两张钞票向衣袋里一塞，对秋云丢了一眼，秋云便在陈大的身上趴下来，陈大也只装着抽鸦片烟。周三已兴匆匆的一路嚷进来道：“台面摆起来，台面摆起来！”秋云道：“耐来浪陆搭用酒，啥勿来叫。”周三道：“不要罗苏，快拿请客票，局票来写。”那陈大笑道：“老三，风头建得狠哩。”周三便道：“咦——咦！陈老大，陈老大，失照，失照，得罪，得罪。先拿请客票来。”陈大撇了一撇嘴，道：“怎地麻乱？”周三道：“并非并非，孙直夫孙九大人他马上要来了，应酬我的台面，所以忙些儿。”陈大冷笑道：“你原来请这阔人，何苦？来只是捧热屁，老朋友就没有了。”周三道：“荒唐，荒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些儿。”（活画，滑头喜惧交集。）陈大很不舒服，道：“阿金姐，亭子房间里空吗？给我端整一副烟盘，这样罢，我写一张条子，叫相帮的送到青莲阁去，烟缸、灯枪一起拿来，好好儿的过瘾哩。”阿金姐连忙答应，独怕衣袋里的两张要讨还，因此什么都肯。就是秋云的心，也只在陈大身上，想到这个陈大少，要算最阔了，那小皮包头这么一千元钞票，三、四十张在里面，从来不曾做过这么有钱的客人，不知道方才的说话，是真是假。至于周三，本来不很合意的。往往头大尾巴尖，大话小结果，说得话靠不住。不过同阿金姐有甚纠葛罢哩，听说阿金姐的妹子，

叫做小兰芬的，上一节嫁的一个候补道齐大人，家里很有钱，只消有人讨保，就肯借出钱来。那周三，迷住了阿金姐，问齐大人借了五千银子，阿金姐做的中保，我看阿金姐，将来不得了呢！正在那里呆想，听说陈大要亭子房间里去抽烟，便忙道：“空格空格。”一手牵了陈大，到亭子房间里来。周三正忙着，竟不知道。

且说那亭子房间，终是排的外国家伙，只见那跟局大姐阿四宝，横躺在外国床上，阿金姐诧异道：“耐躺来该搭，怪道堂唱居来子，影也勿见，阿好来浪嘎，陈大少，要来吸烟哉。”阿四宝没精打采的站起来，伸了一个腰，又向小房间里去了。阿金姐道：“俚勿知道，咦是啥格花头哉。”秋云道：“勿要说起，就是坎坎出格，格格歪头阿魏格堂唱，格格歪头阿魏，来浪台面浪，勿要俚格面孔，叫啥定规要问阿四宝，借十块洋钱，阿四宝除搭来十块洋钱嘎，牛结牯结，子半半失业。”（谐声半半失业，犹言好一回工夫也。）阿四宝说：“只有四块几角洋钱来里耐要末，拿子去倒惹格。”格格歪头阿魏说：“耐说说末终是无拨洋钱，无拨洋钱，若使真格无拨洋钱末，耐该号花缎困身子，做俚做啥嘎，阿是勿要洋钱格，还是陆里个瘟生搭捎得来格，我也晓得耐咦有路道来浪哉。耐要搭我拆末，也好说格，你听听，是火得来，还有格阿四宝末，真真霉得来，直是赌神罚咒格说，勿有啥路道：格格困身子，格料作末，绸缎庄浪向赊来浪格，来浪生意浪末，勿得勿然绷格该点点面子，勿然末，客人睬看子，像啥嘎，总算长三浪格跟局阿姐，衣裳才着勿连牵，个是坍勿起该盘格台。而且先生格面子，也带壤哉，并勿是洋钱多来浪，要打扮嘎，格格歪头阿魏，实头是流

氓哉！倒说洋钱勿有末，戒子借一借，一个勿留心，拔俚脱了一只金戒指去哉。格只戒子末，并勿是阿四宝格，原是沈大少格，俚咪搨白相，拿来戴来浪格，耐想沈大少咦勿是你格客人，原是客人格朋友，不过搨得惯哉。到底是客客气格，倘忙沈大少，一时头里跑得来，要该只戒子末，拿啥物事还俚嘎，俚笃两家头，咦勿有啥花头格，可以硬吃下来嘎，阿四宝就为子，该格一件事体末，气煞来浪，格让俚歇歇罢。”阿金姐听了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阿四宝末，真真前世事哉，横竖也无啥说头哉。”陈大道：“这个什么姓魏的，端的混帐的狠了，我抱不平，定规还要倒倒他的蛋哩！”

正说着，小大姐阿巧拿了一套很精致的烟具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陈大少，该格物事，阿是耐格。”陈大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是你去拿的吗？那边可有什么朋友吗？”阿巧道：“无拨啥人来浪，有一个来浪看书格，阿是耐格奶奶嘎？”陈大摇摇头道：“不是不是。”（谁耶一个闷葫芦几时打破。）说着又对秋云和阿金姐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你们不知道依得我呢，不依我？”秋云、阿金姐瞧着陈大说得郑重，异口同声的道：“耐陈大少爷吩咐倪，阿是有该格胆量，说勿依呢啥。”陈大道：“那孙直夫，也不过是个生意人罢哩，不过拍拍官场的马屁，捐了一个道衔，手面阔些。若讲到实际上头，只怕三四个孙直夫抵不到我一个陈少鹤，我也捐着郎中呢，官位上头也没甚高低。你瞧那周三，直捧得他这等地步，乱些什么来呀，我最讨厌的是这种样子，你我若是真的要做，我横竖说过了，洋钱也收了，我就要争一口气哩，让他去吃这双台。秋云只陪着我，不许去应酬一下子的台面，假如周三不

答应，充其量不过一个不开销罢哩，别的花样是没有的。我陈大少偿还你们，万一有甚花样闹出来，哪怕天大的事件，终是我陈大少包圆，就是了。不要说包你们这一遭儿，只要我陈大少欢喜，包你们一辈子，也稀松百懈的事。”阿金姐沉吟不语，秋云满口答应。（于斯足徵，秋云之能，在阿金姐之上。舍短用长，弃小取大，秋云往往有此盘算。）阿金姐见秋云答应，也就连连答应，（心领神会矣，两个狠人算计一个不经事的少年，少年安得不翻倒哉！）不但秋云不到大房间去走一趟，连阿金姐的影儿也没有了。

时孙九、王八同着七、八个都是商界上的阔人，不是什么买办，更不是什么总理。这时节的周子言周三脸上飞金，忙个不了，只不见秋云、阿金姐两个人，诧异道：“秋云呢？”那些做手道：“来浪来哉，来浪来哉。”及至台面摆好，单待入座了，还没见秋云来应酬，并且阿金姐也不见。忽又想起陈少鹤陈大，哪里去了？敢是溜了吗？便又问道：“陈大少呢？”阿巧答道：“来浪亭子房间里抽鸦片烟。”王八接过来道：“可是陈少鹤吗？他如今是写意了。听说他老子死了，还没终七哩，小老婆弄了五、七个了，银子十来万丢了。”有位姓卞的，接过来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中国人发财的机会到了，只在这几天就要发表了。”周三最是关心，忙道：“甚么机会呀？”那姓卞的说道：“这儿还不好说哩。”（我已明白了）周三把一个卞字吟哦了五七遍，也推测下来。苦的是，新朋友又是孙大人同来的，不好追问个明白，只得记着就是了。于是又对王八道：“你去对陈大说，要坐了，瘾也想过足了。”王八便跑到亭子房间去。一刹儿即便退出来，笑对周三道：“你自己去罢，

那种把戏我都看不惯。”周三满心诧异，忙向亭子房间来。第二回毕。

第三回 老挡手苦口谏东家 小东家发标换挡手

却说，周子言周三听王文林王八说，里头亭子房间里，陈少鹤陈大不知做出哪么样的把戏来，满腹狐疑，忙跑进去瞧时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现象，就不过阿金姐同陈大对躺着，代烧鸦片烟。秋云偎着陈大，瞧阿金姐烧烟。陈大的一双手探在秋云怀里，三个儿鸦雀无声的，正在那里情到缠绵的得神。周三瞧着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我在这使钱充阔少，倒要你陈大第一遭跑来，无事端端的这样有趣。就是阿金姐，也老把势了，怎地做出这等不在行的举动来。（你才不在行呢？）重新一想，其中必有道理，而且陈大如今爷死了，正是我的济运到了，（奇极，别人死爷与足下的济运何干。）倒不好发作呢。（畅快之极，其实冥冥之中与王八报仇也。）只得捺着一口无穷的酸气，陪笑道：“陈老大，好得趣呀！台面已舒齐了，瘾过了没有呢？”陈大处之泰然道：“请自政吧，别冷待了一般阔人，我在这儿很舒服。”周三发了一怔道：“如此，秋云、阿金姐好好儿的伺候着陈大少吧。”陈大少说要怎样便怎样，别使陈大少不窝心。”说罢去了。秋云笑道：“阿要写意嘎。”阿金姐道：“本来耐搭俚，咦勿曾有啥相好，野吃勿来啥醋。但不过台面勿应酬，野有句闲话好说格，俚霉是霉极来浪哉。若是你肯开